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新編五代史平話 周史平話 卷下

詩曰：五代都來十二君，世宗英特更仁明。

出師命將誰能敵？立法均田非徇名。

木刻農夫崇本業，銅銷佛像便蒼生。

皇天倘假數年壽，坐使中原見太平。

且說梁、唐、晉、漢、周的五代，共得五十六年，大都有十二代人君。其間賢君之可稱者幾何？先儒曾說道：「五代之君，周世宗為上，唐明宗次之，其餘無足稱者。」且說周世宗才登大位之後，便遭那北漢主劉崇舉兵伐喪，倘如馮道的說，則退然自怯，保守一方，待他誘致強虜長驅而來，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。世宗天性英武聰明，銳意求治，憤然以親征為第一事，是洞然見得大計之所繫，不區區為兒女曹苟效目前計爾。

世宗自懷州倍道疾驅，不旬月間已到澤州，就州之東北隅下了營壘。那北漢主劉崇的軍馬，在高平南田地裡下寨。明日，周將樊愛能擊漢軍，北漢軍退屯陽城。世宗怕北漢主遁去，下詔趣諸軍休分明夜，兼程趕上。北漢主劉崇在巴公原排陣；張元徽排陣在巴公原投東一壁；楊克帥契丹兵馬排陣於巴公原投西一壁；眾軍行伍，極是嚴整。世宗志氣精銳，軍行太速；那河陽節度使劉詞將著後軍，尚未來到，眾心頗懷憂懼。世宗命白重賞將左軍排陣於營之西角，樊愛能、何徽將右軍於營之東角，向訓、史彥超將馬軍居中，張永德將禁軍扈衛世宗車駕。世宗身擐甲冑，跨馬入陣督戰。北漢主見周軍寡少，意下自悔，不合借援契丹，大言於軍中曰：「諸將且看，我今日不特只是殺贏了周軍，亦可使契丹見我用兵，便自心服也！」楊袞策馬前望周世宗軍馬，退謂北漢主道：「周亦勁敵，怎生輕進？」北漢主奮髯怒曰：「諸公勿言！恐沮我軍氣勢。試觀我決勝，拿取周主過來，為咱的孩兒報仇也！」那時東北方大風，少頃轉作南風，北漢副樞密使王延嗣使司天監李义向北漢主曰：「時可戰矣！當乘風力助我軍勢。」北漢主深信其言。樞密直學士王得中扣馬而諫曰：「風勢如此，怎生言助我勢？有言可戰者，又可斬也。」北漢主叱之曰：「吾計已決，老書生休得妄言，吾當斬汝以徇軍！」北漢主出陣，急麾張元徽軍先進，與周將樊愛能、何徽合戰。才經數合，只見樊愛能、何徽兩個引取馬軍先走，右軍潰散，只留步軍千餘人，盡解甲走詣北漢主軍前投降。世宗見右軍逃潰，只得自引親兵，冒犯矢石督戰。是時宋太祖趙匡胤為世宗宿衛將，厲聲謂同列曰：「主上處此危急，正是吾輩拚死力戰之時！」又謂張永德曰：「賊氣驕，可破也。您引兵乘高西出為左翼，咱為右翼，左右夾攻賊營。國家安危，在此一舉。」永德曰：「公之謀是也！」道罷，各帥二千人進戰。趙太祖身先士卒，馳犯賊鋒，眾軍力戰，無不以一當百。北漢軍大敗。內殿直馬瑀躡馬引弓，連射死數十人，士氣益振。馬全義引數百馬軍直陷漢陣，北漢主趨張元徽出戰，元徽前略陣，馬倒，為趙太祖射殺。楊袞見周兵強盛勇鬥，且恨北漢主說他心服的言語，全軍退遁。且說樊愛能、何徽兩個引騎南走，剽掠輜重；且揚言契丹軍大至，官軍已輸，餘眾盡為降虜。世宗遣近臣為使諭止之，不聽，反將使者殺了。前路與劉詞相遇，唬使劉詞不得前進；詞不從，引兵赴援。那時北漢主尚有萬餘人，阻澗而陣。薄暮，劉詞軍至，與趙太祖等合擊北漢，追至高平劉崇下營處，僵屍遍野，委棄輜重器械牛畜等物不可勝計。是夕，世宗野宿軍營，捕得步軍之降漢的，盡斬之。樊愛能、何徽等聽得周師大捷，與士卒稍稍復還。明日，在高平休兵秣馬，宴犒諸軍；選北漢之來降者得數千人，刺做效順指揮，遣淮上屯戍，餘有二千餘人，賜資裝，遣之還北漢。北漢主帥百餘騎，晝夜兼行北遁；高平一敗，驚破心膽，所至得食未及舉箸，傳說周軍來至，輒棄箸倉皇而走；衰老力憊，殆不能支吾，儀得走入晉陽，救死且不贖矣。世宗欲誅樊愛能、何徽等，猶豫未決。晝臥帳中，時張永德侍側，世宗因此事謀之。永德對曰：「樊愛能等素無大功，忝冒節鉞，望敵先遁，死未塞責。且陛下欲削平四海，苟軍法不立，雖有熊羆之士，百萬之眾，安得而用之？」世宗擲枕於地曰：「吾必誅此賊！」即令軍士收捕樊愛能、何徽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至帳前，責之曰：「您曹非是不能征戰，正欲將朕為奇貨賣與劉崇耳！」命盡斬之於軍前。又給槥車，使（才界）屍首歸葬。由是驕將惰卒，知有所懼，朝廷號令方新，毋復如舊時行姑息之政也。張永德為世宗曰：「趙匡胤智勇過人，當待以不次之賞。高平之戰，使非趙公用命當先，苟皆如樊、何之徒，則陛下之大事去矣！」世宗嘆賞其勇，超擢做殿前都虞候。餘將校之遷除者凡數十人，有自行間擢為主軍廂者。仍釋放趙匡胤繫。

且說北漢主一敗竄歸晉陽，收召散卒，繕治甲兵，修完城塹，以備周師之來；遣王得中護送契丹政事令楊克歸國，因求救於契丹主，契丹許之。世宗遣符彥卿等北征，但欲到晉陽城下耀兵，未議攻取大計。既入北漢境，其民爭以食物迎勞，泣訴劉氏賦役之重，願供軍須，助攻晉陽，其州縣亦多有降者。世宗始有兼併之意。諸將皆謂糧乏，請班師，世宗不聽。軍士亦往往有剽掠者，北漢民大失望，稍稍逃歸山谷，自為保聚之計。世宗聽得居民恁地逃徙，急馳詔禁止剽掠，安撫農民，止徵今歲租稅；及募民有人粟者，使得拜官。又發近縣民夫運糧，以給軍食。遣李谷詣太原計度糧料。北漢憲州、嵐州、石州、沁州、忻州五州來降附於周。五月，世宗自潞州趨晉陽；至晉陽城下，旗幟環晉陽城連亙四十餘里。楊克與王得中奔回契丹，契丹主怒其無功，囚了楊克，使數千騎屯忻州、代州界上。世宗遣符彥卿等擊之。彥卿入忻州，契丹退保忻口，游騎時至城下。彥卿與諸將列陣以待之，來則與戰。史彥超將馬軍二十人為先鋒，殺退契丹兵二千人，恃勇深入，為契丹所殺。彥卿引兵還晉陽。折德辰帥州兵來朝謁世宗，仍置永安軍，以折德辰為節度使。是時，發兵攻晉陽城，會天時久雨，士卒疲病，乃令引還。初，王得中自契丹回，中路為邏卒捉獲，囚送世宗軍前。世宗釋其囚繫，賜以帶馬，問得中曰：「虜軍幾時當到？」得中但曰：「臣受命送楊克，他無所求。」或人謂王得中曰：「公不以實告，契丹兵即至，公能自全乎？」得中長嘆曰：「吾食劉氏祿，有老母在圍中，若以實告，周人必發兵據險以拒契丹。如此，則家國俱亡，吾獨生何益？寧殺身以全家國，所得多矣。」乃自縊而死。世宗將離晉陽，匡國節度使藥元福曰：「進軍易，退軍難。」乃勒兵成列而殿後，使前軍先行，以防後來追蹤者。北漢果出兵追躡於後，藥元福擊退北漢軍。軍行匆遽，焚棄芻糧數十萬，至鄭州謁高陵而還。世宗自以違眾議親征，破北漢，卻契丹，自此以後，政無大小，皆以身親決，百官受成而已。河南府推官高錫上書諫之。書曰：

臣聞四海之廣，萬機之眾，雖堯、舜不能以獨治，必擇人而任之。今陛下一以身親之，天下不謂陛下聰明睿智，足以兼百官之任；皆言陛下褊迫疑忌，舉不信群臣耳。不若選能知人公正者以為宰相，能愛民聽訟者以為守令，能豐財足食者使掌金谷，能原情守法者使掌刑獄，陛下但垂拱明堂，視其功過而賞罰之，天下何懼不治？何必降君尊而代臣職，屈貴位而親賤事，無乃失為政之本乎？顯德元年五月日，宣授朝散郎河南府節度使司推官臣高錫百拜上獻。

書上，世宗不報。

北漢主歸晉陽，憂憤成疾，悉以國事委其子劉承鈞臨決。七月，周世宗加吳越王弘徽為天下兵馬都元帥；宣魏仁浦為樞密使。先是宿衛之士，累朝相承，務為姑息，不行簡閱，故臨陣之際，類皆驕蹇不肯用命，若非走潰，則是投降，無一足恃。世宗因高平之戰，見樊愛能、何徽等一軍不戰而潰，察知軍中弊幸。一日，調侍臣曰：「凡兵在乎精，不在乎多；今以百農夫之力，儀足供一甲卒之需，奈何賸吾民之膏血，以蓄養無用之兵乎？且好歹不分，眾何所勸？」乃命趙太祖大簡諸軍，擇其精銳者升之，其羸弱者去之。仍詔募天下壯士，許令詣闕，撥付趙太祖簡閱，選其出眾者為殿前諸班。凡禁軍、馬軍、步軍，皆各令所轄將帥選之。故士卒精強，所攻必取，所戰必勝也。十一月，李谷按視河堤，舊時河自楊劉至博州一百二十里，東潰分為兩派，匯為大澤，瀾漫漫及數百里，如齊州、棣州、淄州，漂沒田廬，不可勝計，流民彩菰稗、捕魚以給口食；久不能塞，沿河之民，居不遑安。自李谷按視之後，發徒六萬人塞決河，三十日而工畢堤固。

且說北漢主劉崇自高平一敗，奔歸晉陽，憂憤抱病，至是方殂。遣使告哀於契丹，契丹冊命劉崇的孩兒承鈞為帝，更名劉鈞，

上契丹的表稱「男北漢皇帝劉鈞」，契丹賜詔則稱「兒皇帝」。劉鈞忍恥事虜，效尤石敬瑭故智也。怎不貽笑後人哉？

且說世宗立符氏為皇后。初，符氏乃符彥卿的女孩兒，嫁與李守貞的孩子崇訓為妻，曾有相士言符氏他日貴為天下母，守貞聽得此語，決意反叛。及為周太祖收捕，崇訓先自殺了弟妹，次將殺符氏，被符氏藏匿幃下，崇訓求之不得，為亂軍所迫，崇訓自刎而死。及亂兵入至堂下，符氏安坐堂上，叱亂兵曰：「我的爺爺與郭侍中結為兄弟，爾曹休得無禮！」周太祖既得符氏，遣使送符氏歸之彥卿，後為周世宗娶之，至是立為皇后。後為人性和惠而明決，世宗重之。

顯德二年正月，世宗調晉、漢以來漕運不給門耗，網吏往往以虧欠抵死；至是漕運每斛給耗一斗。夏州李彝興與折德辰且為節度使，恥不及德辰，梗塞道路，使周使者不得通音問。世宗與李谷謀之。李谷曰：「夏州邊鎮，朝廷每加優容，府州褊狹，不關係輕重，且宜以理撫諭彝興等，庶全大體。」世宗曰：「德辰數年以來，盡力以拒北漢，奈何一旦為彝興間阻，遂置之度外乎？夏州只產羊馬，貿易百貨皆仰給於中國，我若絕之，彼何能為？」乃遣供奉官胡權資詔書詰責之，彝興惶恐謝罪，道路復通如故。自兵興以後，朝廷銓選之法久廢，故官不得人。以此之故，世宗制定舉令錄的法度，令翰林學士兩省舉縣令錄事，除官之日，仍署舉的姓名。若貪污枉法贓濫，並連坐舉主。由是令錄得官，州縣之事無不治矣。二月初一日，日食四分。世宗下詔令群臣極言得失，詔曰：

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，面不能盡識。若不彩其言而觀其行，審其意而察其忠，則何以見器識之淺深，知任用之當否？若言之不入，罪實在予；苟求之不言，咎將誰執？卿大夫其空臆畢言，朕將覽焉。故茲詔示，想宜知悉。

詔下之明日，封章沓至，世宗彩其可用者，皆見之施行。初，契丹屢寇河北，輕騎深入，略無藩籬之限，所以居民不遑安處，才有哨騎到來，先被剽掠。邊將張藏英奏請於朝，謂深、冀等州有個河，喚做胡盧河，橫亙數百里，可濬掘使深，疏水壅令滿溢，若胡馬之來，亦可限其奔突，庶百姓有逃生之路。世宗下詔遣王彥超、韓通兩個將帶軍馬，起發民夫，前去濬河。仍就地名李晏口田地裡築一座城壁，留兵馬屯戍，衛護沿邊居民。張藏英自陳備邊之策：

臣張藏英頓首百拜，上奏皇帝陛下：臣伏讀聖詔求言，仰見陛下有志□□，謙沖無我，廣山海之度，恢天地之心，此而不言，臣則有負。臣備員邊瑣，自恨不能盡犬馬之報，苟有所見，用敢上陳。切謂地形要害去處，若以精兵控守，則契丹無長驅之患，強藩絕借援之謀，一舉而兩得，此臣所以拳拳於胡盧河之請也。此河既濬，李晏口之城已築，請列置戍兵，募邊人之驍勇者厚其廩給，使春作之時，勤力於農，以事耕稼；農隙之際，講求弓馬，以習戰伐。無事則耕，有事則戰，人自為守，胡虜雖披猖，亦無所聘其技矣。臣倘蒙公朝彩覽，允臣所請，募兵之責，臣自任之。緩急之際，隨宜討擊，庶可少寬北顧之憂也。冒死謹言，伏取進止！顯德二年二月日，臣張藏英表。

世宗覽奏大喜曰：「藏英有此智謀，必能為朕扞守，賢於長城遠矣！」降詔褒答。藏英到官數月，募得勇士五千餘人。會王彥超視役築城，忽為契丹所圍。藏英引所部兵馳擊，契丹大敗，斬首三千餘級，生擒契丹將屈突惠。自此邊郡之民，得免抄掠之禍，漸漸休息生聚也。四月，世宗謂大臣曰：「大梁城中迫隘，欲展外城，先立個標幟，候今冬農隙之時，興工板築。才東作農忙，則罷其役，俟次年以漸成之。且令自今百姓葬埋，仰出所標七里之外營地安葬。其標內俟分畫街衢、倉場、營廡之外，聽百姓從便蓋造房屋住坐。凡標內舊有墳墓去處，仰先期遷葬。」群臣皆謂城築固善，小民不免怨詈。世宗曰：「怨謗之語，朕自當之，他日終為居人之利。盤庚五遷，小民胥動浮言，盤庚不顧浮言，作誥勸勉，使民無沈溺之患，亦此類也。」即日下詔議廣大梁城築便宜事理。世宗謂宰相曰：「朕自踐祚以來，每思致治之方，未得其要，寢食不忘。又有吳、蜀、幽、並等處，皆阻聲教，未能混一。宜命近臣著《為君難為臣不易論》，及《開邊策》各一篇，朕將覽焉。」是時有廷臣王樸獻策一篇，策曰：

臣王樸謹頓首百拜，上奏皇帝陛下：臣謂中國之失吳、蜀、幽、並，皆因失道。今必先觀其所以失之原，而後知所以取之之術。其始失之也，莫非君暗臣邪，兵驕民困，奸黨內熾，武夫外橫，因小以致大，積微以成著。今欲取之，莫若反其所為而已。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，恩隱誠心以結其志，賞功罰罪以盡其力，去奢節用以豐其財，時使薄斂以阜其民。俟群才既集，政事既治，財用既充，士民既附，然後舉而用之，功無不成矣。彼之人觀我有必取之勢，則知其情狀者願為間諜，知其山川者願為嚮導。民心既歸，天意必從矣。凡攻取之道，必先其易者；唐與吾接壤幾二千里，其勢易擾也。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為始，備東則擾西，備西則擾東，彼必奔走而救之；奔走之間，可以知其虛實強弱。然後避實擊虛，避強擊弱，未須大舉，且以輕兵擾之。南人怯懦，聞小有警，必悉師以救之。師數動，則民疲而財竭；不悉師，則我可以乘虛而取之。如此，江北諸州，將悉為我有。既得江北，則用彼之民，行我之法，江南亦易取也。得江南，則嶺南、巴蜀可傳檄而定。南方既定，則燕地必望風內附。若其不至，移兵攻之，席捲可平矣。惟河東必死之寇，不可以恩信誘，必當以強兵制之。然劉崇自高平既敗之後，氣沮力竭，必未能遽為邊患。宜且以為後圖，俟天下既平，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。今士卒精練，甲兵銳利；群下畏法，而無向時驕蹇之習；諸將效命，而有臨陣死戰之忠。先自夏秋邊郡，蓄積芻糧，期年之後，然後出師。顧何攻而不克，何向而不取哉？臣冒昧上聞，惟陛下留意！顯德二年四月日，比部郎中臣王樸表上。

王樸詣闕獻上這備邊策一道了，世宗欣然納之。世宗謂樸曰：「覽卿所陳，甚愜朕意。非卿憂深慮遠，何以及此？朕恨見卿之晚也！」即日宣授王樸做諫議大夫，知開封府事。五月，世宗下詔敕天下寺院無敕額者悉廢之，毀為民居。禁約私度僧尼，凡欲出家者，必俟祖父母、父母、伯叔父之命；仍禁僧俗捨身、斷手足、煉指、掛燈、帶鉗、殘害肌體、抄化之類誑惑流俗者；有犯的，皆刺面撥付極邊充軍。仍令諸州每歲造僧帳，有死亡歸俗，皆隨時開落。是時廢了寺院三萬餘所，止存有敕額二千六百九十四寺，見管僧尼六萬餘人。世宗知其數，嘆曰：「此六萬人閑僧，每歲妨幾農夫供給之矣！緩急何益於國家哉？」又詔天下有銅鑄的佛像，並發付坑冶司鑄錢所銷毀鑄錢用度。廷臣有請曰：「銷佛像鑄錢，非福田利益也。」世宗曰：「佛以寂滅為事，以有身為幻，苟利眾生，雖割捨身命有所不恤，況區區之銅像哉？」竟下詔收毀銅像。六月，世宗親錄囚於內苑。有汝州民戶馬遇的父親，共那弟為吏枉斷冤死，屢經覆按，無以伸訴。世宗臨問，盡得其實，時人皆以為神。自此以後，諸州縣長吏無不留意獄訟也。且說世宗與廷臣議伐蜀，謀可將的，王溥薦宣徽使向訓，遣向訓資詔令鳳翔節度使王景共議伐蜀。向訓與王景同趨秦州，王景取蜀黃牛寨等八寨：黃牛寨 馬嶺寨 木門寨 仙崖寨 白澗寨 紫金寨 鐵峽寨 東河寨。八寨盡歸附於周。趙季札先將輜重及妓妾等遣歸，只單騎馳歸成都府去。蜀主以為季札軍敗走回，蜀人莫不震恐。蜀主喚左右押趙季札斬了，便商量遣著使命往北漢劉鈞處及唐主處，約二國一齊出兵，以御周師。二國皆許赴援。七月，宰相謂王景等伐蜀無功，糧運不繼，固請罷兵。世宗命趙太祖往視之，歸言秦、鳳有可取之勢。世宗除王景為招討使，向訓為都監。九月，蜀主遣李廷珪、伊審徵兩個統軍來拒周師。李廷珪亟遣李進德守馬嶺寨，又遣馬軍屯守白澗，又分兵趨鳳州城北隅屯守，絕周師糧道。閏月，王景遣裨將張建雄統軍二千人守黃花，又分遣一千軍趨唐倉，控扼蜀兵歸路。且說張建雄到那黃花地面上，恰遇著蜀將王鬱，兩個接了便戰。王鬱力不敵，敗走唐倉，恰撞著周軍，戰了兩合，鬱又敗走馬嶺。李進與白澗軍馬，一齊來救王鬱，被張建雄乘勝追殺，俘虜三千餘人，蜀兵大敗，李廷珪退保青泥嶺。那時雄武節度使韓繼勛，棄秦州奔歸成都，有判官趙玘將秦州詣王景軍前投降。那時更有一項援兵，從斜谷一路來，遇王景部將韓烈殺退，一齊潰散。成、階二州見蜀兵大敗，亦各舉城降附於周。蜀人震恐。世宗得蜀捷大喜。百官入賀，世宗舉酒命王溥曰：「蜀師之捷，卿擇師之力也！」世宗欲署趙玘為節度使，范質固爭，只授郢州刺史。一日，世宗與諸將相會食於萬歲殿，因說：「兩日大寒，朕於宮中食珍膳，深愧無功於民，而坐享天祿。既不能躬耕以食其力，但當親冒矢石，為民除害，稍可自安也。」蜀將李廷珪、伊審徵奔還蜀，素服請罪，蜀主赦之；遣使致書於周，請修和好。世宗怒蜀主抗禮，不答；但諭使者曰：「您歸告汝主，貪殘以虐民，昏迷以廢政，吾不過奉行天討耳。爾若會事之時，奉表稱臣，則和好可成。不然，帥兵來戰，待活捉獻俘於廟社，為百姓每除殘去暴也。」蜀主見使者回，致世宗之語，大為之懼，聚兵運糧於劍門、白帝城兩處，為守備之計。王景進圍鳳州，命韓通統兵向固鎮田地築城，絕蜀援兵，遂取鳳州，擒鳳州節度使王環及都監趙崇溥等將士計五千餘人；崇溥不食而死。世宗詔已獲蜀之將

士，其願留者優其俸賜；願去者給以資裝。秦、鳳、成、階四州，除常稅外，其餘科徭悉行革罷，以寬民力。十一月，世宗議舉兵伐唐。唐主好文華，喜人諛已，故上下相諛悅，政事日亂。自取唐州破湖南後，志氣愈驕，有併吞天下之心。舊時李守貞與慕容彥超兩個反叛之時，唐主皆為他出師。又遣使通契丹及北漢，約共圖中原。每冬淮水淺涸，發軍戍守，喚做「把淺」。世宗遣李谷做淮南前軍部署，王彥超為副使，督侍衛諸指揮使韓令坤等十二將，各率所部軍馬伐唐。汴水自唐末潰決，埭橋東南，盡為污澤；世宗謀伐唐，先發民夫因舊堤疏導，東至泗上，欲通漕運故也。唐主聽得周之王師已至，君臣皆有懼色；惟劉仁贍詞氣無導平時，部分諸將守禦。唐主差劉彥貞做部署，將軍馬二萬趨壽州；皇甫暉、姚鳳帥軍馬三萬，在定遠田地下營；召鎮南節度使宋齊丘還金陵，圖國難。李谷等到淮南造浮橋，自正陽田地一直渡淮。王彥超到壽州城下屯駐。劉彥貞部將宋遠等輕軍挑戰，被王彥超設伏掩擊，斬首二千餘級。吳越王錢弘俶遣使入貢，世宗下詔慰諭，且命出兵助周擊唐。

顯德三年正月，世宗授蜀節度使王環做驍衛大將，賞其不降也。世宗下詔親征淮南，宣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帥兵先赴正陽，世宗車駕離汴梁。李谷攻壽州不下，唐將遣數百艘戰艦待攻浮梁，已到正陽江中。李谷與諸將商量：「我軍不能水戰，若賊兵斷我浮梁，則腹背受敵，無可生之路矣。不如退守浮梁，待車駕到來，卻謀進攻。」世宗聽得李谷此謀，急使人止李谷休退兵。及使者至，則已焚芻糧，我軍皆退正陽。世宗急遣李重進統兵直趨淮上。李谷奏曰：「賊之戰艦日進，淮之水勢日漲，萬一糧道阻絕，不無生受。願陛下且駐蹕陳、潁二州之間，俟重進大勢軍馬來到，臣與之共渡相視，賊艦可御，浮梁可完，立具奏聞，萬毋躁進。不然，厲兵秣馬，春去冬來，使賊兵疲於奔命，俟其勢衰，收之未晚。」世宗不報。唐將劉彥貞素來驕貴，初無才略，所屬諸藩，恣為貪暴，賂權要以固祿位；聽得李谷退保浮梁，私切自喜，引兵直抵正陽。劉仁贍及池州刺史張全約固止其行，調彥貞曰：「公軍未至，而敵已先遁，是畏公之威聲也。何苦求戰恁地之速？萬一失利，則大事去矣！」彥貞不聽。既行，仁贍曰：「劉公此行，必敗無疑。我軍且乘城為備可也。」李重進渡淮逆戰，彥貞軍於安豐，連營數十里，李重進登高望其軍，喜曰：「甚易破也！賊貪而不慮後，若以馬軍三千，自上流出其不意攻之，破之必矣。」重進乃被重鎧，先諸軍躡馬突賊陣。交鬥數合，彥貞力不敵退走；為李谷部將王成帥兵繼攻，彥貞後軍不得進。彥貞單騎倉皇敗走，遇重進發一矢，殲其將張萬進；彥貞馬跌，為亂軍所殺。李重進斬彥貞的首級，俘斬萬餘級，唐軍大敗。張全約數拾潰軍，奔壽州。劉仁贍表全約做左騎都指揮使。皇甫暉、姚鳳退保清流關。世宗授李重進做都招討使，李谷判壽州行府事。世宗大軍至壽州城下，命諸軍圍城，發民丁數十萬，日夜攻城。命趙太祖統軍出擊。趙太祖帥兵在塗山田地裡下了營；平明，遣羸弱百餘騎進迫賊營，未及交戰，詐為逃遁，賊將何延錫等果悉眾來追，伏兵一鼓出獲林間，賊眾大敗；追至渦口田地，斬唐都監何延錫，俘獲二萬餘級，奪戰艦一百五十餘艘。周兵聲勢大振，詔王逵帥兵攻唐鄂州。二月，下蔡浮橋成，世宗自往視之，命趙太祖將兵倍道攻襲清流關。那時皇甫暉驚走入滁州城，斷橋為自守計。趙太祖躡馬麾兵涉水直抵城下，皇甫暉曰：「人各為其主耳！願容我成列而戰，休迫人太甚！」趙太祖笑曰：「姑寬汝須臾之死耳！又何害於事？」暉整眾而出，太祖身被重鎧，躡馬突陣奮擊，才得數合，已擒皇甫暉並姚鳳二將，遂拔滁州。時趙玄朗即宋宣祖，太祖之父也。時為馬軍副都指揮使，引兵夜至，傳呼開門。趙太祖曰：「父子雖是至親，城門乃是王事，不敢用私恩廢王事，決難奉命。」明旦乃許入。世宗遣翰林學士竇儀籍記滁州帑藏的財帛；太祖遣親吏取帑中絹數匹，儀謂曰：「公初克城時，雖傾藏盡取去，亦無礙事；今小生抄籍以後，藏中的物皆官物也，非有詔書，不可得矣。」太祖以儀為忠。前時西興軍節度使劉詞臨沒，上遺表以其幕屬官葡人趙普為薦，乞朝廷錄用。范質至滁，署趙普為滁州判官。趙太祖與之語，甚悅。克滁州日，獲盜百餘人，皆該死，趙普請於太祖曰：「何不先訊鞠，然後決斷？」由是得全活者十之七八。太祖益以普為賢。趙太祖屢獲勝捷，威名日盛，每臨戰陣，必以繁纓飾馬，鎧仗鮮明，或謂太祖曰：「恁地為敵所識。」太祖曰：「吾固欲其識我耳！」唐主遣泗州牙將賚書至徐州請和，書詞稱：「唐皇帝奉書，請息兵修好，願以兄事周，歲輸財貨，以助軍費。」世宗不答。世宗偵探得揚州無備，令韓令坤將兵襲揚州，且戒令坤毋得殘民；凡李氏之陵寢在揚州的，遣人與其原守的共守護之。令坤受命，倍道疾趨，奄至揚州，帶數騎馳入城，城中全不知覺。唐副留守馮延魯倉皇無計，髡髮為僧，被僧衣服逃竄，被軍士執赴令坤軍前。令坤慰諭揚州百姓，令各安堵如平時，軍士一無所掠，士民大悅。以次進取泰州。

且說唐主為見兵出屢敗，大懼覆亡，乃遣翰林學士鍾謨、文理院學士李德明，詣周奉表稱臣，獻御服、茶藥，及金銀、器皿、繒錦、牛酒等，至周世宗軍前。鍾謨、李德明素有口辯，世宗知其必來游說，盛陳甲兵而後出見之，謂曰：「爾主自謂唐室苗裔，宜知禮義，異於他國。與朕止隔一衣帶水耳，未嘗遣一介修好；只能泛海通契丹，借援強胡，抗衡中夏。所謂禮義，又安在哉？今遣爾來，欲說我罷兵耶？咱非六國愚主，怎被您口舌所能搖撼？可歸語爾主，亟來見朕，再拜謝過，則無事矣。不然，朕欲往觀金陵城壁，借府庫以勞軍。恁時，爾之君臣能無悔乎？」鍾謨、李德明二人股票，不能對一辭，惶恐而退。吳越營田使陳滿為丞相吳程言曰：「周師南征，唐舉國驚擾，常州無備，一鼓可下也。」程以滿之謀告吳越王弘俶，弘俶遣吳程督兵趨常州。三月，吳程攻常州，先攻破外城，執唐團練使趙仁澤送錢塘。仁澤見吳越王不拜，且責吳越王負約。弘俶怒，挾其口至耳。元德昭憐仁澤之忠，以良藥傅之，故得不死。唐主怕吳越侵迫潤州，使柴宏宏為右武衛將軍，帥兵救常州。克宏蒙船以幕，匿甲士於船中，徑襲吳越營，大破吳越軍，斬首萬餘級，吳程遁歸。克宏自請將兵救壽州，未至而克宏死。二月，周世宗至淝橋，自取一石，馬上持之至寨以供炮；從官過橋的人，各持一石。趙太祖乘皮船入壽春壕中，城上賊將發連弩射之，矢大如椽，牙將張瓊以身翼蔽太祖，矢中瓊髀，死而再蘇，鏃著骨不可拔，瓊飲酒一大卮，令人破骨出之，流血數鬥，神色自若。唐主授孫晟為司空，遣晟與禮部尚書王崇質奉表於周，願奉周正朔，守土疆。晟謂馮延巳道：「當左相為此行，晟若辭之，則為負先帝矣。」既行，自不免於禍，中夜嘆息，謂王崇質曰：「君家百口，宜自為謀。吾義不負元龍一抔土，餘無所知也。」既至，世宗遣中使將孫晟等詣壽州城下示劉仁贍，且招誘之。仁贍見孫晟，戎服拜於城上。孫晟謂仁贍曰：「公受國厚恩，不可開門納寇！」世宗聽得孫晟言語，大怒，欲斬之。晟曰：「臣為唐宰相，怎可教節度使外叛耶？」世宗釋其罪。周師又取唐光州、舒州、蘄州。唐主復遣李德明、孫晟奉使於周，請去帝號，割六州，歲輸金帛百萬，以求罷兵。世宗欲盡求江北之地，不許。李德明請歸白唐主令獻之，世宗許其歸，晟因遣王崇質與德明俱歸。周世宗賜唐主詔曰：

諸郡悉來，大兵立罷。但存帝號，何爽歲寒？倘堅事大之心，終不逼人於險。言盡於此，更不煩雲。苟曰未然，請從茲絕！

唐主得詔，復上表謝。李德明盛稱世宗威德，及周國甲兵之強，勸唐割江北之地。唐主意猶豫未決。宋齊丘不欲唐主割地，謂李德明輕佻，言多失實。會樞密使陳覺、副使李徽古等，素惡孫晟及德明，使王崇質潛德明賣國求利。唐主大怒，斬李德明；以弟齊王李景達為諸道兵馬元帥，陳覺為監軍使，將兵拒周。中書舍人韓熙載上書曰：「信莫信於親王，重莫重於元帥，安用監軍為哉？」唐主不聽。四月，唐將軍陸孟俊將兵趨泰州、周軍遁去。進攻揚州，韓令坤亦將遁。世宗遣張永德將兵救援揚州，令坤復還。世宗又遣趙太祖將兵屯六合，太祖下令曰：「揚州軍有過六合一步者，折其足！」令坤固守揚州不敢動。世宗攻取壽州久不下，會大雨，營中水深數尺，糧運不繼，與近臣商量，待欲班師。近臣謂不如且東幸濠州，以待諸將進取，倘未集事而歸，彼得以躡吾之後，怎無損失？世宗從之，駕幸濠州。是月，韓令坤寫著戰書索與陸孟俊廝殺，孟俊約日會戰。陸孟俊謂令坤曰：「您周軍退遁，獨守揚州孤城何耶？會事之時，舉城歸還；如或不然，擒汝來，取爾頭獻唐皇帝，博取節度使也！莫說咱不曾道來！」令坤曰：「中國百萬之師，您不量力，敢爾求鬥？今日授首陣前，鑿爾心肝，薦取一杯酒為百姓伸冤也。」道罷，兩將便鬥。令坤躍馬馳突，孟俊敗走。趙太祖自六合帥兵擊其後，擒陸孟俊於馬上；餘軍散走，僵屍遍野，獲衣甲器械無數。舊來陸孟俊廢馬希萼時分，滅卻舒州刺史楊昭憚之家，以昭憚的女孩兒生得美貌無雙，獻與馬希崇做小妻。令坤攻破揚州，馬希崇將楊氏獻與令坤做偏房；及獲陸孟俊，將長枷枷了，待解赴世宗行在所獻俘；楊氏在簾下見之，忽撫膺慟哭，謂令坤曰：「這廝昔時殺我家二百口，今見之恨不斬之萬段！告元帥：休解赴行在，怎不就軍前殺之，為賤妾報前日之仇也？」令坤命左右押在軍前責之曰：「您今日怎不取我頭獻唐主博節度使耶？咱今日要您心肝薦一杯酒，您且休怪！」孟俊答曰：「死則死矣，願速行刑！」令坤笑曰：「副汝萬段

為生靈泄憤，何用速為？」喚左右繡放木椿上副之。趙太祖又聽得齊王景達將兵欲渡江，疾忙奔馳六合。唐軍已距六合二十里頭，設柵不進諸將謂太祖曰：「好乘其方來擊之！」趙太祖曰：「我眾不滿二千，若往攻之，彼見我軍寡少，得以易我；不如待其來則應之。兵法所謂兵應者勝，破之必矣。」居數日，周軍持重不與戰。景達出兵趨六合，趙太祖奮擊，大破唐軍，殺獲七千餘級，溺死於江者不計其數。景達單騎逃遁。是時，將士有不致力的，太祖陽為督戰，以劍斲其皮笠，明日遍閱其笠，有劍跡的數十人，押赴軍前斬之。自是部將無敢不盡死力為戰者。渦口作浮橋成，世宗駕幸渦口視，欲入揚州，范質等謂兵疲食少，諫之而止。五月，世宗還大梁，留李重進圍壽州。七月，唐將朱元等取舒州、和州、蘄州，並兵攻壽州。在先為唐人以茶鹽強民而徵其粟帛，喚做「博徵」；又興營田於淮南。民甚苦之。及周軍至，爭奉牛酒迎勞。將帥專事俘掠，不加存恤，民皆失望，逃入山谷，操農器為兵，積紙為甲，時人喚做「白甲軍」。周軍討之，屢為所敗，所得州縣往往為唐所有。淮南節度使向訓奏於世宗，請以廣陵之軍並力攻壽州，詔許之。訓封府庫以授主者，命牙將分部按行城中，秋毫不犯。州民感悅。軍還，感悅居民，負糧糗以送之。滁州守將亦棄城引兵趨壽州。唐諸將請據險以邀之，宋齊丘曰：「如此則怨益深，不如縱之，使敵人懷德，則兵易解也。」乃命諸將自守，毋得擅自出軍。那時壽州之圍益急，唐齊王景達駐軍濠州，遙為聲援，軍中政令皆陳覺主之，擁軍五萬，無意出戰，將吏畏之，無敢言的。八月，周王樸為司天監，王處訥撰欽天厲成，頒行天下。九月，除王樸做樞密使。十月，世宗謂侍臣曰：「近朝廷徵斂穀帛，多不俟收斂紡績之畢，非時督辦，教百姓每生受！」詔三司自今夏稅以六月起催，秋稅以十月起催。民間甚以為便。山南節度使安審琦鎮襄州十餘年乃入朝，世宗授審琦守太師，遣還鎮，審琦感悅。世宗謂宰相曰：「朝廷近來不以誠信待諸侯，諸侯雖欲效忠節者，其道無由。王者但能無失其信，何患諸侯不歸心哉？」世宗念趙太祖揚州、六合勝捷，宣授定國節度使，兼殿前都指揮使。太祖表趙普為節度推官。十一月，李重進與張永德有嫌隙不相下，永德密表奏李重進有歹心，世宗不以為信。是時，二將各擁重兵，眾心憂懼。重進一日單騎詣張永德營，從容宴飲，謂永德曰：「吾與公幸以肺腑之親，俱為周朝元帥，同心王事，何事相疑若是其深？昔蘭相如與廉頗後私仇而先國難，今日幸侍笑談，敢不效廉、蘭交歡耶？」話說裡說廉頗、蘭相如的事，乃是六國時，秦王與趙王會於滏池，蘭相如侍宴，叱使秦王擊缶，以雪趙王鼓瑟之恥。及歸趙，趙王以相如做上卿，位在廉頗的上。廉頗道：「我為將，有攻城野戰之功，相如素賤，乃因侍宴，以口舌之辨，位居咱上。咱見相如，必辱之！」相如聽得廉頗有這言語，不肯與廉頗相會，每出才望見廉頗，輒引車迴避。相如之舍人請曰：「子視廉將軍怎及秦王？子能廷叱秦王，顧畏一廉將軍哉？」相如謂舍人曰：「夫以秦王之威，相如尚當朝會處叱之。咱雖驚怯，怎畏廉將軍耶？顧念強秦所以不敢加兵於趙者，有咱兩人存也。今兩虎共鬥，其勢必不俱生。吾所以迴避廉將軍者，先國家之急，而後私仇耳。」頗聽得相如的言語，悔悟前非，露袒負荆，過相如之門謝罪。二人置酒交歡，遂為刎頸之交。李重進自到張永德營，道這般言語，亦要同心輔周，解釋張永德之私憾也。由是二人之疑心釋，百姓眾軍亦各安心。唐主探問得二將交怨，卻密地將蠟書招誘重進反叛，無非是謗毀反間的言語。重進將蠟書奏於朝。在先唐使孫晟、鍾謨從世宗至大梁，世宗待遇甚厚，時或召見，以醇酒賜飲，問唐國的事，晟但言：「唐主畏陛下神武，事周無有二心。」及得重進所奏蠟書，出示孫晟責之，晟正色抗辭請死，問唐事虛實，默然不對。命都承旨曹翰送孫晟到右軍巡院，與晟飲酒，從容訪問，晟終不言。翰乃謂晟道：「有敕賜相公死！」晟神色不動，乃索討靴袍，整衣冠南向拜曰：「臣謹以死報國！」乃去衣冠就戮。曹翰叱左右將孫晟下去，並從行者百餘人盡殺之。貶鍾謨做耀州司馬。兩日，世宗又憐孫晟忠節，悔殺之；復召鍾謨為衛尉少卿。世宗召華山隱士陳搏詣闕，欲拜陳搏為諫議大夫。搏不受，力辭還山，曾吟一首詩，道是：

十年蹤跡走紅塵，回首青山入夢頻。
紫陌縱榮爭及睡，朱門雖貴不如貧。
愁聞劍戟扶危主，悶見笙歌聒醉人。
攜取舊書歸舊隱，野花啼鳥一般春。

那時，陳搏陛辭還山，世宗問搏飛升黃白之術，搏奏曰：「陛下貴為天子，當以治天下為務，安用此為？」世宗曰：「朕欲用卿共治何如？」搏對曰：「堯、舜在上，巢、由各得自遂其志。」乃詔許還山，令州縣以時遣人存問。

顯德四年正月，唐壽州城中被圍已是兩年，糧食空竭，齊王景達遣許文稹、邊鏞、朱元等將兵數萬救壽州。軍馬在紫金山下寨，列十餘柵，與城中烽火相應；又發兵築甬道運糧，綿亙數十里之遠。將抵壽州城下，李重進才及駐營了當，便出奇兵邀擊，唐兵接戰，大敗而走，殺死八千餘人，奪取二寨，遣人據守。唐劉仁贍在壽州，請以邊鏞守城，自帥眾與李重進決戰，景達不許，仁贍憤怒成疾。劉仁贍的幼子名崇諫的，夜泛舟度淮，為小校所執，仁贍命左右將去腰斬。有監軍使周廷構為之營救，仁贍不許。廷構復使人求救於夫人，夫人曰：「妾非不愛崇諫，奈軍法不可私，名節不可失；若徇私貸崇諫之罪，則劉氏為不忠之門，妾與劉公何面目見將士乎？」急命殺之。將士皆感泣。周諸將皆雲唐援兵尚多，壽州未易下，奏請班師。世宗得奏，猶豫未決。是時，李谷寢疾，世宗遣范質、王溥就其第問之。谷曰：「壽春危困，破在旦夕，若鸞與親征，則將士爭奮，此行必可下矣。」在先，唐水軍善戰，周兵無以敵之。世宗自壽州歸，乃於大梁城西汴水側，造戰艦數百艘，使唐之降卒教北人水戰，數月之後，縱橫出沒，遠勝唐軍。三月，世宗車駕發大梁，命王環將水軍自閔河沿潁入淮，唐軍大驚。世宗渡淮，直抵壽州城下，躬擐甲冑，屯軍在紫金山南壁。命趙太祖襲擊唐寨，斷其甬道，唐兵首尾不相應援。朱元恃功驕恣，唐主將楊守忠代之，元憤怒，舉寨萬餘人降周。世宗命趙晁將水軍數千人沿淮而下，命諸將會合，襲擊唐紫金山，大破唐軍，殺獲萬餘人，生擒許文稹、邊鏞、楊守忠等，餘眾果沿流東潰。世宗自將馬軍數百，與諸將夾岸追擊。又水軍從中流而下，唐兵戰死的，溺死的，及降的，著了四萬餘人；獲船艦糧食器仗以十萬計。劉仁贍聞援兵敗，扼吭嘆息。齊王景達、陳覺奔歸金陵。世宗耀兵至壽州城下。唐帥劉仁贍病甚，監軍使周廷構等作仁贍降表，昇仁贍出城以降於周。仁贍臥不能起，世宗慰勞錫賚，復令人城養疾。徙壽州州治在下蔡。赦州境死罪以下囚。百姓有受唐主文書保聚山林的，悉令復業。政令有未便於民者，聽本州條奏。又下制存恤劉仁贍，制曰：

劉仁贍盡忠所事，抗節無虧，前代名臣，幾人堪比？朕之伐叛，得爾為多。其以劉仁贍為天下節度使兼中書令。

劉仁贍是日卒，追賜爵為彭城郡王。唐主聞仁贍之死，亦贈太師。世宗復以清淮軍為忠正軍，以旌仁贍之節。世宗詔開壽州倉廩，出米以賑飢民。四月，世宗車駕還大梁。八月，周平章事李谷罷，以王樸為樞密使。李谷臥病二年，九次上表辭位；罷守本官，令每月肩輿一詣便殿議政事。十月，世宗設賢良、經學、吏理等科取士。北漢麟州舉城降附，世宗授本州刺史楊重訓為防禦使。十一月，世宗自將伐唐，攻破濠州關城，拔其水寨，焚戰艦七十餘艘，斬首二千餘級。又遣將攻拔羊馬城，城中震恐。唐之戰艦數百艘在渙水東，欲策應濠州。世宗命將乘夜襲破之，鼓行而東，直至泗州。趙太祖先攻泗州之南，因焚城門，破水寨。世宗御月城樓督將士攻城。十二月，唐泗州守將范再遇舉城降周；世宗自至城下，禁約軍中芻蕘者毋得入城，民皆感悅，爭獻芻粟以給軍。唐戰船數百艘，保守清口田地，世宗追至楚州西北擊破之。趙太祖捨唐應援使陳承昭以歸。唐將郭廷謂知唐不能自立，命參軍李延鄒草表，延鄒以忠義責廷謂，廷謂以兵脅之；延鄒擲筆於地曰：「大丈夫終不負國為叛臣作降表！」廷謂殺之，舉城降周。世宗時攻楚州，郭廷謂自外來朝謁，世宗慰勞廷謂曰：「江北諸將敗亡相繼，獨卿能斷渦口浮橋，破定遠寨，所以報國足矣！」使郭廷謂將濠州兵攻天長。遣指揮使武守琦將騎數百趨揚州，行至高郵，唐軍悉焚官府民居，驅其人南渡江。後數日，周軍方至。世宗聽得泰州無備，遣兵襲取之。

顯德五年正月，周師克唐海州，世宗欲引戰艦自淮入江，為北神堰阻限不得度。欲就楚州西北隅鑿鵝水以通其道，遣使臣前去相視；使還，且言地形不便，計功甚多。世宗乃自往視，授以規畫，旬日而成，用工甚省。巨艦數百艘，皆達於江。唐人大驚，以為神。周帥拔唐靜海軍即通州，吳越之路始通直。先，世宗遣使至吳越，謂使者曰：「卿去雖泛海，還當陸歸。」今通州既入版圖，吳越之使，可遵海而歸汴矣。周師攻唐楚州，逾四十日不降。唐防禦使張彥卿固守不下，世宗自督諸將攻克之。張彥卿與都督鄭紹業猶帥眾拒戰，矢與刃俱盡，彥卿尚舉繩牀以拒周兵，不勝而死。所部一千餘人，轉門死於鋒刃，終無一人降者。高保融將水

軍會周師伐唐。二月，世宗軍至揚州。三月，世宗幸迎鑾鎮，屢至江口遣水軍擊唐兵，破之。唐主怕世宗渡江，又恥降號稱藩，乃遣陳覺奉表請傳位於太子弘冀，使弘冀臣事中國。那時淮南田地只有四州未下，是廬州、舒州、蘄州、黃州也。陳覺見周國甲兵之盛，告世宗乞遣人渡江取表，獻四州之地，畫江為界，懇求息兵，辭旨甚哀。世宗曰：「朕本興師只取江北，今爾主更舉國內附，朕復何求？」賜唐主書，書曰：

皇帝恭問江南國主：朕之興師，非敢貪求土地，殘虐人民；實以天下一家，怎可自分胡越？今國主已輸誠款，歸附本朝，南北一家，各守封域，以撫治人民，豈但國主享安靜和平之福，將子子孫孫實嘉賴之！通好方新，書指更不贅及。顯德五年三月日。周國皇帝書問。

唐主拜受世宗書，乃奉表來謝。表曰：

唐國主謹頓首頓首，百拜表上皇帝陛下：比遭臣陳覺奉表天朝，欽奉詔書，休兵息民，允許通和，特容小國臣附，仰見陛下天涵地育之恩。謹獻江北四州，每歲輸納貢賦一百萬緡，以助上國供億用度。昧死謹言，伏候敕旨！顯德五年三月 日，唐國主臣李（上田下弁）表上。

世宗得表，百官稱賀。江北悉平，共得唐之土地十四州六十縣。世宗賜唐主書，諭以今當罷兵，不須傳位。賜錢弘俶、高保融等犒軍錢帛數十萬。唐主遣馮延巳獻銀、絹、錢、茶、谷共百萬，赴世宗軍前犒軍。世宗敕故淮南節度使楊行密、昇府節度使徐溫等墓，並量給守戶。其江南群臣墓在江北者，亦委長吏以時檢校。世宗命發民夫濬汴渠，自汴口導河流達於淮，江、淮舟楫皆得以通於汴矣。唐主避周諱，更名景；下令去帝號，稱國主；凡天子儀制，皆有降殺；除去帝號，奉周正朔。在先唐平章事馮延巳以取中原之策說唐主，嘗笑烈祖齷齪，謂：「安陸所喪才數千兵，為之輟食咨嗟者旬日，此田舍翁識量耳；怎如今上暴師數萬於外，而擊毬宴樂，無異平時，真英主也！」君臣相諛，偷安度日。翰林學士常夢錫屢言馮延巳等妄誕不足信。唐主謂：「延巳忠純，朕未見其為妄誕也。」夢錫曰：「大奸似忠。陛下不悟，國其危矣！」及已降附周朝，延巳輩每謂周為「大朝」，夢錫笑謂之曰：「諸公常欲致君堯、舜，謂中原為囊中物；何意今日事周大朝，而自處以小朝廷耶？」延巳等慚愧不敢答。世宗始命太府卿馮延魯、衛尉少卿鍾謨使於唐，賜御衣、玉帶、欽天厲，及犒軍錢十萬緡、絹帛五萬匹。唐主常奏江南無凶田，願得海陵鹽監。世宗曰：「海陵在江北，難以交居。」詔每歲賜給鹽三十萬斛，應副唐民之食。俘獲唐之士卒，悉命歸之。世宗留心農事，常刻木為農夫蠶婦，置之殿庭。欲均天下租稅，先以元稹《均田圖》賜諸道。至是年十月，詔散騎常侍艾穎等三十四人，分行諸州，均定田租。又詔諸州將鄉村率以百戶為圖，圖置耆長三人。又詔凡諸色課戶及俸戶，並勒歸州縣；其幕職、縣官，自今並支俸錢及米麥之屬，毋得多取於民。

顯德六年，淮南大飢，世宗命州縣以米貸之。或曰：「民貧，恐不能償，如何？」世宗曰：「民，吾子也。怎有子倒懸而為父者不救解之哉？安在責其必償也！」三月，周樞密使王樞卒。世宗臨其喪，以玉鉞頓地，慟哭數日，不能自己。世宗謂北鄙未復，下詔親征；命親軍都虞候韓通等將水陸軍先發。四月，韓通自滄州治水道入契丹境，在乾寧軍列柵，開渡口三十六所，遂通瀛州、莫州。車駕至滄州，即日帥步騎數萬，直趨契丹之境，非尋常行道所由之徑，民間皆不覺知。契丹寧州刺史王洪舉城來降。詔授韓通做陸路都部署，趙太祖做水路都部署。世宗自御龍舟沿流而北，舳舻相連數十里，至獨流口沿流而西，至益津關；契丹守將終廷輝舉城歸降。以水路漸溢，乃登陸而西，宿於野次，侍衛之士不及五百人，從官皆恐懼。胡馬連群出車駕左右，不敢進逼。趙太祖先至瓦橋關，契丹守將姚內斌、莫州刺史劉楚信皆舉城降附。五月初一日，侍衛都指揮使李重進等引兵繼至，契丹瀛州刺史高彥暉舉城降。關南之地，悉已平定。宴諸將於行宮，議取幽州，諸將山呼萬歲稱賀，皆曰：「陛下離京才四十二日，兵不血刃，北舉燕南之地，此不世之功。今虜騎皆聚幽州，未宜深入。」世宗曰：「乘勝長驅，如破竹之勢，怎可中輟？」是日，趙先鋒都指揮使劉重進先發，據固安；會日暮，還宿瓦橋。是夕，世宗不豫，遂還軍。是時孫行友拔易州，擒契丹刺史李在欽，獻於行宮，押赴軍市斬之。以瓦橋關為雄州，益津關為霸州。命李重進將兵出土門擊北漢，韓令坤戍霸州，陳思讓戍雄州，遂還。車駕至大梁，往返才六十日耳。六月，唐清源節度使留從效遣使人貢，請置進奏院於京師。世宗降詔不受其貢，詔曰：

江南近服，方務綏懷，卿久奉金陵，未可改圖。若置邸上都，與彼抗衡，受而有之，罪在於朕。

唐主遣鍾謨入貢於周，世宗曰：「江南亦治兵修守備乎？」對曰：「既臣事大國，不敢復爾。」世宗曰：「怎恁地說？向日則為仇敵，今日則為一家，吾與汝國大義已定，保無他虞。然人生難期，至於後世，則事不可知。歸語汝主，可及吾時完城郭，繕甲兵，據守要害，為子孫計。」謨歸，具道世宗的言語，唐主感激，遂修葺金陵城壁，凡城之不堅者葺之，戍兵之少者益之。初，宰相屢請封諸皇子為王，世宗曰：「功臣之子，皆未加恩，獨先朕子，能自安乎？」至是世宗不豫，乃封皇子宗訓為梁王。是時，梁王生已七歲矣。世宗欲除魏仁浦為相，議者謂仁浦不由科第。世宗曰：「自古用文武才略為輔佐者，怎盡由科第耶？」乃以王溥、范質參知樞密院事，魏仁浦同平章事，樞密使如故；以吳廷祚為樞密使，韓通充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，趙太祖兼殿前都點檢。世宗嘗問兵部尚書張昭曰：「朕欲擇相卿於朝行，問誰可相者？」昭以李濤為薦。世宗愕然曰：「濤輕薄無大臣體，卿薦之何耶？」昭對曰：「陛下所責者細行，臣所舉者大節也。昔張彥澤虐殺不辜，濤累疏，以為不殺彥澤，他日必為國家患。漢隱帝之世，李濤亦上疏，請解先帝兵柄。夫國家安危未形，而能見之，真宰相器也！」世宗曰：「卿言甚善。然李濤終不可置之中書。」又翰林學士王著，乃世宗幕府舊僚，屢欲相之，亦以著嗜酒無行檢，遂不果用。世宗大漸，召范質等人受顧命，謂質曰：「王著，藩邸故人，朕若不起，當相之！」質〔以下原缺。現據《南宋誌傳》中改編《周史平話》的故事，節錄其有關部份，供讀者參看。〕等受命出了朝門，私相謂曰：「王著日在醉鄉，是個酒徒，豈可為相？朝中勿泄此言。」是夜，世宗崩於寢殿。遠近聞之，無不嗟悼。後人詠史詩曰：

五代都來十二君，世宗英特更仁明。
出師命將誰能敵，立法均田豈為名。
木刻農人崇本業，銅銷佛像便蒼生。
皇天倘假數年壽，坐使中流見太平。

群臣立梁王宗訓於柩前即位，是為恭帝。文武山呼畢，尊符皇后為皇太后，垂簾聽政。遣兵部侍郎竇儀至南唐告哀。儀領命至南唐，正值冬天雨雪，唐主欲於廊下受詔，竇儀曰：「使者奉詔而來，豈失舊禮。若謂雨雪，請俟他日開讀便了。」唐主聞言，遂拜詔於庭，不勝哀感，款待而別。不數日，有鎮定報來，河東劉鈞約連契丹入寇，聲勢其盛。近臣奏知符太后，太后大驚，急聚集文武官商議。範質奏曰：「契丹犯邊甚急，惟有趙匡胤可以禦之。」符太后然其言，即便宣召匡胤入朝，加封為殿前都點檢、節度使，引兵敵退契丹。匡胤奏曰：「嗣君新立，在朝文武官將當戮力共守京城，另調澶州等處將帥同臣徵敵，則為萬全之策也。」符太后允奏，即下敕旨，前去調發張光遠等，不題。卻說趙匡胤領命，即調集各處軍馬北征，剋日出京門。部前軍校苗訓善識天文，見日下復有一日，黑光相瀉，指謂匡胤親吏曰：「此天命也。」此時各鎮帥臣張光遠、羅彥威、石守信、李廷翰、李漢昇、趙廷玉、周霸、史珪、高懷德、張令鐸、王審琦、張光翰、趙彥徽、崔愛壽等，俱在麾下，聽憑匡胤調遣。是晚擇吉發兵，揚旗吶喊，擂鼓金鳴，一聲炮響，行動三軍。看看已到陳橋驛，軍士屯駐，聚於驛門。忽有侍衛親軍都指揮使高懷德與眾人議曰：「主上新立，況兼幼弱，我輩出死力破敵，誰人知之？不如先立點檢為天子，然後北征。不識諸公意下以為如何？」都押衙李處耘曰：「此事不宜預傳，可與趙匡胤商量定計。」眾皆然其言，來與匡胤商議。匡胤曰：「吾兄素以忠義為主，恐其必不從也。」道猶未畢，忽掌書記趙普到來，眾人以欲立點檢事告普，普曰：「吾正來與汝等議此事，方今國中無主，點檢名望素著，中外歸心。一入汴京，天下遂可定矣。乘今夜整備，次早便可行事。」眾皆齊聲應諾。各人整備軍伍，四鼓聚集於陳橋驛門，伺候匡胤起身。此時匡胤深臥帳中，不知諸將所議。天色漸明，部下將領直入匡胤帳前，大叫曰：「諸將無主，願立點檢為天子。」匡胤大驚失色，披衣

而起，未及詰問，眾人擁出廳前，石守信竟將黃袍披在匡胤身上抱住，廳前眾軍校山呼萬歲，下拜稱臣，聲徹內外。匡胤曰：「汝等自圖富貴，使我受不義之名，此何等事而倉卒為？」守信曰：「主少國疑，明公若有推阻，而被他姓得之，再事戰爭之理乎？」匡胤默然不答。匡義進曰：「此雖人為，亦天意耳，吾兄不須持疑。且濟天下者當使百姓感戴如父母。京師，天下之根本，願下令諸將，入城不許侵奪百姓，乃為定天下之大計也。」匡胤然其言，乃攬轡下令諸將曰：「太后與主上，是我北面而事者，不得冒犯。群臣皆我比肩，不得侵擾，朝中府庫，不得侵掠。用命者重賞，不然當族誅之。」軍士皆下馬曰：「願受命。」匡胤號令已定，遂整隊而回。軍士至汴，自仁和門入城，秋毫無犯，百姓歡悅。靜軒詠史詩曰：

七歲君王寡婦兒，黃袍著處的相欺。
兵權有急歸帷幄，那見遼兵犯帝畿？

匡胤既入汴京，下令軍士歸營，而自退後公署。時早期未散，太后聞陳橋兵變，即便退入宮中。範質謂王溥曰：「倉卒遺將而致反叛，吾輩之罪也。」王溥嚇得口噤不能對。會侍衛親軍副都指揮使韓通自禁中出，聽得匡胤兵變，與質、溥曰：「彼軍初入，民心未向，吾當統領禁軍禦之。二公快請太后旨令，佈告中外，必有忠義者相從。叛逆之徒，一鼓可誅也。」範質然其言，即入宮中見太后請旨去了。韓通歸至府中，召集守禦禁軍。忽軍校史彥昇大怒曰：『天命有歸，汝何為自戕其眾。』引所部軍來捉韓通，通未及避，被彥昇趕近前來，一刀梟了首級去了。部下將其妻女亦殺死於階庭，靜軒有詩云：

忠於王事見韓通，世祖親臣有幾同？
欲禦逆婦謀不遂，階前冤血至今紅。

卻說匡胤在公署聞得城中鼎沸，急忙下令禁止。有將士捉得範質、王溥等至。範質挺身詰匡胤曰：「公乃先帝之親臣，今乘喪亂而欺人孤寡，頓生謀叛以自立，異日何以見先帝於地下？思之豈不自抱愧乎？」匡胤掩淚答曰：「吾受世宗厚恩，為軍士所逼，一旦至此，慚負天地，奈之何？」言未已，帳前羅彥威拔劍厲聲曰：「三軍無主，眾議立點檢為天子。再有異言者，斬首號令！」王溥面如土色，降階下拜。範質不得已，亦拜。匡胤親手扶起，以優禮相待之。伊起莘冰史詩云：

周祚既移宋鼎新，首陽不食是何人？
片言不合忙投拜，可惜韓通致殺身。

範質等遂奉匡胤入宮，召集百官於朝，文武班定，適翰林承旨陶穀齎出禪位詔旨，令兵部侍郎竇儀讀之。詔曰：

天生蒸民，樹之司牧。二帝惟公而推位，三王乘時而革命，其極一也。予末小子，遭家不造，人心已去，天命有歸。咨爾歸德軍節度使殿前都點檢趙匡胤，稟上聖之姿，有神武之略，佐我高祖，格於皇天；逮事世宗，功存納麓。東征西討，厥績懋焉。天地鬼神，享於有德；謳歌訟獄，歸於至仁。應天順人，法堯禪舜。如釋重責，予其作賓。嗚呼欽哉！只畏天命。

竇儀讀詔畢，宣徽使引匡胤就北面聽命訖，宰相導登崇元殿，加上天子袞冕，受群臣朝賀，是為太祖皇帝。奉周主為鄭王，符太后為周太后，遷之西宮，大赦天下，國號宋，改元為建隆元年，而周運亡矣。迫尊考弘殷為宣祖昭武皇帝，尊母杜氏為皇太后，太祖拜於殿上，群臣相賀。杜太后愀然不樂。左右近曰：「臣聞母以子貴，今子為天子，反生不樂？」杜太后曰：「吾聞為君難。天子置身兆席之上，治得其道，則此位極尊；苟或失馭，求為匹夫不可得，是吾所以憂也。」太祖再拜曰：「謹受教。」立宋氏為皇后，韓素梅為偏後，越數日，太祖下詔加授範質、王溥為中書門下平章事，以弟匡義為殿前都虞候，趙普為樞密直學士。論扶立功，以石守信、張光遠為侍衛親軍馬步軍副都指揮使，趙彥博，崔慶壽為龍捷右廂都指揮使，並領節鎮之職。其餘周之舊臣，悉加封爵祿奉，差齎齎敕命告知郡國藩鎮去了。時華山隱士陳搏騎驢過汴，聞太祖登基，拍掌大笑曰：「天下自此定矣！」吟詩一首：

夾馬營中紫氣高，屬豬人定著黃袍。